

明慧週報

●唐山版● 第114期 2009年11月8日

漫谈九九重阳节

农历九月九日，为传统的重阳节。因为古老的《易经》中把“六”定为阴数，把“九”定为阳数，九月九日，日月并阳，两九相重，故而叫重阳，也叫重九，古人认为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，并且从很早就开始过此节日。九九重阳，早在春秋战国时的《楚词》中已提到了。屈原的《远游》里写道：“集重阳入帝宫兮，造旬始而观清都”。这里的“重阳”是指天，还不是指节日。三国时魏文帝曹丕《九日与钟繇书》中，则已明确写出重阳的饮宴了：“岁往月来，忽复九月九日。九为阳数，而日月并应，俗嘉其名，以为宜于长久，故以享宴高会。”

晋代文人陶渊明在《九日闲居》诗序文中说：“余闲居，爱重九之名。秋菊盈园，而持醪靡由，空服九华，寄怀于言”。这里同时提到菊花和酒。大概在魏晋时期，重阳日已有了饮酒、赏菊的做法。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。到明代，九月重阳，皇宫上下要一起吃花糕以庆贺，皇帝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，以畅秋志，此风俗一直流传到清代。

和大多数传统节日一样，重阳节也有古老的传说。

相传在东汉时期，汝河有个瘟魔，只要它一出现，家家就有人病倒，天天有人丧命，这一带的百姓受尽了瘟魔的蹂躏。

一场瘟疫夺走了青年恒景的父母，他自己也因病差点儿丧了命。病愈之后，他辞别了心爱的妻子和父老乡亲，决心出去访仙学艺，为民除掉瘟魔。恒景四处访师寻道，访遍各地的名山高士，终于打听到在东方有一座最古老的山，山上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，恒景不畏艰险和路途的遥远，在仙鹤指引（接下页）

医，听别人说，炼法轮功有癌症都炼好的，我也想试一试。得到《转法轮》后一连几天几夜我看了好几遍，从书中明白了人生在世要善良的活着，只有达到了无私无我的境界，遇事为他人着想，才能超脱世间的苦难。十来天的时间，我全身停止了溃烂，长出了新肉，自然我也不需要抹药了。后来，我又有了两个孩子，这些就是为什么我们五十来岁孩子才十多岁的原因。是法轮功使我们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幸福之家。从那儿以后，丈夫见了身体不好的人，就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神奇。希望他们也能象我一样健康快乐。◇



悉尼苹果节 法轮功受欢迎

【明慧网】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七日，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第九次应邀参加一年一度的“苹果节”庆典，“天国乐队”、扇子舞队、莲花车和腰鼓队组成的巨大队形令人注目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。

当法轮功队伍经过主席台时，主持人向全场民众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：他是一种中国古老的传统修炼功法，以宇宙特性“真善忍”为准则修炼，使修炼者返本归真。法轮功有五套功法，他们在各地免费教功。主席台上的市长和议员们，向法轮大法游行队伍挥手致意，并鼓掌表示欢迎。

法轮功团体被邀请上最大的舞台演示功法，祥和的能量场使上百人的观众席变得安静下来，好多人拿起相机留下这美好的一幕，有的华人欢呼：“法轮功！快看法轮功表演！”法轮功的展位前，来学功的中、西方人士络绎不绝，一位华人男士说：“我从四川来旅游，想学法轮功，回去自己炼。我知道法轮功很好，共产党打压他们是不好。”◇

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

文/法轮功学员 王咏花

我从小到大曾多次死里逃生，经历了无数次病重和病危，由于我的身体一直都不好，所以结婚好几年都不敢要孩子。十年前我在心脏病的基础上又得了好几种病，其中有白血病，可是最严重的还有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怪病，就是从膝盖以下，腰部以上开始溃烂，速度之快，几个月的时间就到了脖子上，整个脖子烂的像一个西红柿切开，扣在脖子两边，丈夫天天给我上药，可药效过后，又重新返上来，可想而知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。时间不长，医院判了我死刑，说我的病在地球上治不好了。当时，丈夫哭的很伤心，可丈夫还安慰我说：幸亏你身体不好，不然，凭你的聪明才智跟我成为夫妻太委屈你了，不管怎么累我都心甘情愿，只要每天下班回来第一眼能看到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丈夫的真情使我感动，也增强了我活下去的勇气。可是，随着我病情的加重，这个家眼看就要破碎了。

本来我什么都不信，由于求生的欲望，有病乱投

(接上页)下,终于找到了那座高山,找到了那个有着神奇法力的仙长,仙长为他的精神所感动,终于收留了恒景,并且教给他降妖剑术,还赠他一把降妖宝剑。恒景废寝忘食苦练,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武艺。

这一天仙长把恒景叫到跟前说:“明天是九月初九,瘟魔又要出来作恶,你本领已经学成,应该回去为民除害了”。仙长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叶,一盅菊花酒,并且密授避邪用法,让恒景骑着仙鹤赶回家去。恒景回到家乡,在九月初九的早晨,按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,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,一盅菊花酒,做好了降魔的准备。中午时分,随着几声怪叫,瘟魔冲出汝河,但是瘟魔刚扑到山下,突然闻到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,便戛然止步,脸色突变,这时恒景手持降妖宝剑追下山来,几个回合就把瘟魔刺死剑下,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俗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。梁人吴均在他的《续齐谐记》一书里曾有此记载。

重阳节延续至今,也一定有其玄机存在,正如在当今的中共高压下,法轮功修炼者把生死置之度外,冒着被中共强制劳教、判刑、甚至活体摘取器官的危险,默默的用平和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,此为行天道也,天意如是,昭然助之,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(团、队),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。



全民正在觉醒

2009年10月11日,两百多名各界人士在纽约布碌伦的中国城(纽约第三大中国城),举行盛大游行集会(如上图),声援六千一百万中国同胞三退(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组织),走向新生。有数十名华人现场三退。

“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”负责人汪志远先生在集会上发言:国内的三退大潮已经轰轰烈烈地进行,民众正在觉醒。而中共极度恐慌,这是它解体之前的恐慌,表现在两方面:大量贪官外逃,“十一”那天用坦克防范百姓。我希望借此机会告诉大家,中华民族正在迎接一个划时代的新纪元的到来。在这样一个历史重大转折时期,我希望每个人能看到这个形势,选择正确的道路,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。

此外,汪志远还表示,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追查所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、组织和个人,无论时日长短,无论天涯海角,都会追查到底,将所有罪犯绳之以法。◇

唐山滦南县警察酷刑折磨村民樊瑞明

【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七日】(明慧通讯员河北报道)樊瑞明,河北省滦南县吴官宅村大法弟子,2000年和2001年,遭滦南县司各庄镇派出所酷刑折磨。后来,樊瑞明因病离世。以下的叙述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在樊瑞明的遗物中发现的。

我叫樊瑞明,家住河北省滦南县吴官宅村,是大法弟子。2000年12月16日,我去北京上访,17日被从北京转送滦南县公安局。(恶警)李树森非法提审我,打了不知多少嘴巴。有个女的从旁做记录。中午,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。

12月18日,李树森把我送到滦南县司各庄镇派出所。时间大约是五点钟,我被带到所长办公室,恶警不由分说,用脚把我踢倒,脱去我的棉衣。上来几个恶警,有两个人每人拽一只胳膊,用脚蹬着后背,用绳子从头后面到前胸,从胳膊窝过来把绳子绕在胳膊上使劲往上拉,我被五花大绑。有两个警察拽着我背后的小号麻绳,往前一推,又往后使劲拽,反复几次,绳子都勒到肉里去了。前胸、肩头、后背都出现了很深的血槽,眼泪一下从眼中挤出,一直到绳子拉断了为止。这才问我上北京干啥去,哪儿给的信。我说自己愿意去,没有人通知。他们又换来一根绳子绑上我,像上回那样折磨我。一直到三个多月我出来时,身上

仍然带有血痂。

他们折磨迫害大法弟子的方式是一个接一个。一种就是把我摁趴下,一个腿横在另一个腿上,再把直着的这个腿使劲往下压。再一种就是用警棍打我的头、脸、腰、腿肚子,和脚心,打的我脸上青一块,紫一块,腿肚子、脚心全都紫色。他们打嘴巴子是过来过去的打,换班打。打得我一口一口地吐血。到夜间12点左右,用手铐把我的胳膊一边一只平铐在铁笼子里,两腿绑在笼子上,脱去棉衣冻着我。两个恶警轮番看着我,不让我合眼。一合眼,就用棍子打我的头。这样,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。警察上班后,还是轮班折磨我,晚上还是把我平铐在笼子里,脚还是绑上。

他们边打我边对我说:“打死你,挖个坑,就把你埋了,哪儿也不知道。我们有尚方宝剑。”

李树森他们第二次打我是2001年5月11日。因我不放弃修炼,李树森把我从家里绑架,用车拉到滦南县西城派出所,说是和我谈谈。有五六个派出所的恶警迫害我,不知他们叫啥名。拳打、脚踢、用棍子打。靳淑敏还叫嚣着:把她吊起来打。没等吊,我就被打得吐了一地血,他们这才住了手。之后,把我送到了滦南县宁坨靶场,在靶场关了十天后,又送到滦南县看守所非法关押。

两次非法关押共11个月。